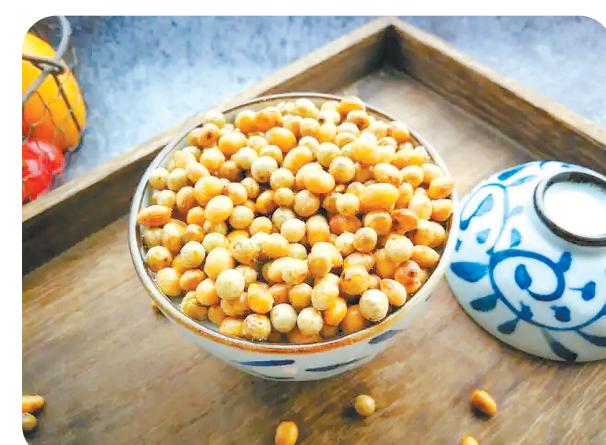


正月将出,二月将至。

二月好啊。长风息于西北,而冬雪退于东南。天渐暖,草木之心萌动,过冬之鸟闹于枝头。山河清朗,四野明净,许是冬雪反复擦拭的结果。立于山巅,远眺,枯燥沉寂之气渐淡,田里积雪融化,泥土呈黝黑色,群山棱角也柔和起来。棉袄尚需再穿十天半月,毕竟还有倒春寒。人们下地,挖一锹土,试探墒情,思谋着这块地,今年该种什么。



炒豆



炒面棋

# 二月二

文/王选

## 炒豆豆

二月好,好在年味虽淡,二月二却已来。二月二,自是孩子的节日。我们哼着“二月二,炒豆豆,小猫把我叫舅舅”。小猫为何把我叫舅舅?搞不懂,大娃娃这么哼,我们小娃娃也跟着哼。辈辈口耳相传,不解其意,但颇觉有趣,只是委屈了小猫,莫名多了那么些擦不干鼻涕的舅舅。

二月二,自然要炒豆豆。在麦村,可炒之豆不多,仅有黄豆、蚕豆。

黄豆多在玉米行中套种。麦村地多,主要种小麦、油菜、玉米等作物,除了吃,还要卖一些换钱。鲜有人去种大块黄豆。清明前后,和玉米一起,种黄豆。下地,起垄,垄上点入玉米籽。每窝错开,且相隔两尺许。再铺地膜。两行地膜间,挖坑,丢进几粒黄豆,用脚底把坑刮平。白色的地膜,横平竖直,在白花花的阳光下,异常晃眼,似乎整个世界都是白色河流,在春风涌动的大地土流淌。到夏天,玉米林浓稠,稠到发黑。黄豆在玉米脚下,乘着阴凉,很是惬意。微风渗进来,黄豆们伸出心形叶片,抚摸着腰间的豆荚。秋天了,玉米已掰走,玉米秆枯黄了,只有叶子耷拉着。秋风起,叶子刷啦啦响着。黄豆叶片黄透了,借着阳光,愈加鲜明。不久,叶片落光了,枝头上挂着一串串豆荚。豆荚长着绒毛,咧着嘴,露着金黄的大板牙。人们下地,连根拔起,磕掉泥土,装进背篼,背回家。

蚕豆开蓝紫色花,像一对对蝴蝶。蚕豆嫩时,烤着吃,也香。蚕豆我们也叫大豌豆。但麦村不种蚕豆,为什么呢?我们伸着脑瓜,颇为好奇,剥掉蚕豆皮,问。

麦村种黄豆,偶尔做豆腐,大多也是当经济作物卖掉,家里剩余不多,留到二月二,给孩子们炒着吃。

二月二的蚕豆,是从集市上来的。有老汉常年卖大豌豆。每到逢集,风雨无阻,大半辈子了。人们谈及蚕豆,自会想起他。而想起他,定会想起蚕豆。一根扁担,两个藤筐,装满蚕豆。老汉坐在扁担上,卷着莫合烟抽,太阳落在他的侧脸上,如古铜。我们把买蚕豆叫量大豌豆。量,或许是稀物,所以精打细算吧。有人量一块钱。老汉提秤,用小簸箕状的秤盘装上蚕豆,一手提绳,一手拨秤砣,在秤星上移动,多则取下几颗,少则添几颗。大多时候,要几块钱的,一秤盘下去,不多不少。称,不过是给店主看看,不哄人。称好,用报纸一包,递过来。那时蚕豆,全是盐炒。蚕豆开裂处,粘着盐粒和土粒,进嘴,咸味里有淡淡的泥土味。

有时,村里会来爆米花的人。

在牙叉骨台,支好机器,生起火。天渐暖,而地里零活不多,隔三差五就能干完。大多时候,牙叉骨台,作为村里最重要的地方,总是不缺人。老人们蹲在墙根,晒暖暖,说闲话。年轻人,蹲在土台边,或聊农事,或操心国家大事,互相抬杠,自觉有理。女人们拿着鞋垫,在一排围着簇,边绣花儿边扯家务事。孩子们在空地处,或斗鸡,或摔纸炮,或打沙包,满头大汗,不得消停。爆米花的人一来,他们嗷嗷叫着,围了上去。

爆米花的人,年年都来。来着来着,便老了,整个人许是被烟熏火燎太久,也变得黝黑。他朝孩子们一挥手,说,去拿玉米。孩子们欢快叫着,跑回家。大人已在牙叉骨台游毕,正在屋子里忙。孩子们隔窗喊,妈,爆米花的人来了。孩子们怕父亲,凡事都先喊妈。母亲说,来就来了。孩子们又喊,爆两碗玉米



爆米花

二月二当天,母亲忙毕,从袋中取一碗黄豆,拣掉渣滓,簸掉土,进锅炒。炒黄豆得是小火热锅,否则易焦。炒好,我们趁热抓几把,塞进衣兜,边吃边玩。而蚕豆,则是去祖母那里,分了一掬。

当然,并非每家都有黄豆和蚕豆吃。然而,二月二的豆豆是不能少的。若没有,孩子们一则觉得在伙伴那里没有面子,二则觉得年还未尽兴,定会哭闹。如此,便炒面豌豆。我们把面豌豆叫面棋子。许是因着像棋子吧。

做面棋子,先和面。面里最好加猪油、鸡蛋,搅拌均匀,加水,再揉,揉好面,擀开。不能太薄,也不能太厚,约半本语文书那般

宽度即可。然后切,切成菱形,拇指大小,撒面,一拌,以防粘连。麦草烧锅,锅热,放油。油热,冒微烟,把面棋子放进锅,反复翻炒,直到微黄。炒熟后,熄火,不盖锅盖,再到锅里“焙”(烤的意思)一阵,直到用勺子舀起,又倒回去,铁锅里叮当有声即可。

面棋子盛到瓷盘里,放凉,就可以吃了。丢一颗进嘴,一咬,干脆,且混合着面香、油香、鸡蛋香。我们抓几把,塞进衣兜,去了学校。在教室,大家换着吃。说是换,其实是暗着比。比谁家的好吃,谁家的香。上课时,老师转身写板书,我们嘴里丢一颗,嚼两下,老师转过来,赶紧闭嘴,一本正经。如此反复,一节课,半兜吃光了。下课,喝一气凉水。水进胃,泡开面棋子。胃胀。晚上也很饱。

那时家贫,不是谁家炒面棋子都会放猪油和鸡蛋。猪油留着慢慢吃,鸡蛋去看亲戚时得拿。所以,炒面棋子,大多是直接用面,加少许盐。面也是死面(未发酵)。死面饼炒的面棋子,硬,没有嚼头。谁拿这种面棋子,别人不大愿意换的。但大家都如此,也便不在乎了。毕竟是零嘴,图个开心。

一个下午,兜里面棋子互相碰撞的当啷声,渐渐淡了,衣兜也空了。



二月二,龙抬头。古时有围粮囤、引田龙、敲房梁、煎蝎子,吃猪头肉、吃面条、吃水饺、吃糖豆、吃煎饼的习俗,忌动针线、盖房打夯、磨面等,也不可去河边打水,以免惊扰到龙。为了纳吉,这一天,北方人将吃食均取与“龙”相关的名字,面条叫“龙须面”,水饺叫“龙耳”,米饭叫“龙子”,煎饼烙成龙鳞状,称作“龙鳞饼”,吃猪头肉称作“食龙头”,吃葱饼叫做“撕龙皮”。

这些习俗,颇是有趣。但麦村没有,麦村的节日,向来并不繁琐。许是跟经济有关吧,人们忙于衣食之忧,没有过多精力顾及那些形式。不过这一天,剃头是少不了的。

麦村人正月不剃头,得等到二月二。

村里没有理发店,去集上,划不来,于是头发全由大人来剃。以前,理发工具是镰刀刃片。手下稍一松懈,头皮便割一道口子,孩子们疼得哇哇叫。于是,剃头,便是一件恐怖的事。在大人软硬兼施、生拉死拽下,把头伸进盆子。大人一手卡脖子,一手撩水洗,还得放点洗衣粉。头发一月未剃,也少洗,早已纠缠在一起,跟羊毛毡一样。很快,头上起了白沫,白沫成了黑泥水,顺耳鬓流下来,钻进了眼睛,眼睛磨人,孩子们又嗷嗷哭喊,但脖子卡得太紧,挣脱不了。大人递毛巾,边戏骂孩子,场面甚是滑稽热闹。

洗毕,坐在院子中间的椅子上,大人扯下窗帘,往孩子脖颈上一围,在磨刀石上洒点水,再磨两下。提刀而来时,孩子早已头皮发凉发麻。只听见耳旁噌噌声,头发大块大块落下。剃几下,大人再磨磨刀。若嫌麻烦,直接往头上吐口唾沫,接着剃。若不小心,头皮上挨一刀,血往出渗,孩子又是一番哭喊,倒不是疼,而是怕。大人带着歉意,不再骂,而

### 四

是哄骗一番,孩子才息声,哼哧哼哧吸溜着鼻涕,期望尽快剃完。剃头手艺好的人,能刮光头,搞得头皮上寸草不生,明光油亮,犹如十五瓦的灯泡。手艺差的人,剃得七长八短,好比地埂上被牛啃过的草坡。剃毕,大人摸摸那颗扎手的头,虽不光滑,但也颇有成就。而那头上一道道血印子,像一张张嘴,喊着痛。大人看着,想笑,又有些心疼,于是一边收拾椅子,地上的头发,一边说,去厨房,你妈给你豌豆炒好了,放了糖精,甜得很。

后来,家里不知从何处搞到一把推子。推子好些,至少不会割破头皮。推子从前额开始,贴着垢痂往后走,只见大片大片头发,结在一起,往下掉。推子忘了抹油,涩,夹头发。一推一夹,钻心疼。孩子又哭又嚷,吹着鼻涕泡,不想推了,要从椅子上溜下来。大人摁住,威逼利诱一番。从柜子里翻出黄油,剃一指头,抹上去,再剃,好些了。孩子才安下心,眼皮红肿,呆若木鸡,似乎任人宰割了。推完,头发沾满了满脖子满背,像带刺的毛毛虫,弄得瘙痒难忍,孩子左挠右抓,上蹿下跳,犹如顽劣猴子。最后不解气,脱了衣裳,一边捡拾头发渣,一边让大人挠背。而大人总是挠不到地方,于是喊叫着,自己抓,最后,抓成了一个红脊背。而那颗脑袋,并没有推整齐,深浅不一,高低错落,梯田一般。

剃完头,衣兜里装满豆豆,一边吃,一边用袖口揩着鼻涕,去找小伙伴们玩耍了。

孩子们交换着春天的味道,奔跑在黄土里,游荡在田野中,隐没于蒿草间。春风吹来,那一颗颗光脑袋、花脑袋,似乎轻巧灵光了许多。春风再吹,那脑袋上,拂过凉意。春风是另一把剃头刀。

“光光头,抹上油,骑着骡子赶着牛”。